



詩經疏義

○米身傳

後學番易

公遷

克升

疏義

野谷門人王

逢

原夫

輯錄

松塢門人何

英

積中

增釋

書林安正堂

劉

氏

重刊

國風一

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風之為義如此是以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
疏義按朱子謂凡國風皆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者此亦據成周時語之耳東

醜惡如此未必其君所貢者但風行地上無往弗
備歌謠傳誦隨地而聞不必采而後得貢而後連
也故班固以為詩遭秦火而全者以其風誦而不
獨在於竹帛故也夫其傳之後來且然况於以考
當世乎。凡傳文下皆為疏義餘微此

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總言風之

輯錄朱子曰男女相與諫歌以言其情行人振木
鐸狗路來之何休云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

於國國以聞于天子舊說二南為正風所以用

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正風之所以為用

曰二南之詩為教於任席之上閨門之內上下

貴賤之所同也故用之鄉人邦國而謂之正風十

三國為變風則亦頌在樂官以時存肄輯錄肆

備觀息牛而垂壹戒耳變風之所以合之凡

十五國云歐陽氏

十五國云唐陳

十五國云唐陳

十五國云唐陳

十五國云唐陳

十五國云唐陳

十五國云唐陳

十五國云唐陳

十五國云唐陳

十五國云唐陳

十五國云唐陳

十五國云唐陳

十五國云唐陳

十五國云唐陳

一之一者國風居四詩之一周
古入居國風十五國之一也後放此

周國名南南方諸侯之國也周國本在禹貢

雍去州境內岐山之陽輯錄趙氏曰岐山蓋今箭括嶺山南有周

國也原周舊后稷十三世孫古公亶多早父始君

其地輯錄成劉氏曰棄為后稷封於邠其

傳子王季歷至孫文王昌辟闢國寢廣於是

徙都于豐而分岐周故地以為周公旦召照

反公奭音適之采邑輯錄所以取食曰未去德

又顏師古注漢刑法志云采官也增曰也因三食仙

故曰采地采邑即采地也增曰也張氏

於周公曰文王之子武王次第

於周而以手伯禽就者成王十

公葬于文支子且使

周公為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文治

之內之周公所以交諸侯者禹之召公周公主

內治召公主治外治也輯錄史記索隱曰周

本大王所召以為公且采邑故曰周公奭

邑於召故曰召公蓋文王取岐周故墟分爵

二公也孔氏曰文王若未君豐則岐邦自

為都邑明知分賜二公在作豐之後且二南

文王之詩而分繫二公若文王不賜采邑不

使行化安得以詩係之故知此時賜之也

於是德化大成於內而南方諸侯之國江沅

徒河汝漢之間莫不從化岐周東北近封

化之所及者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焉輯錄

南方而已孔氏曰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也

也孔氏曰其餘冀青兗蜀紂是為三分有其二

也子武王發又遷于鎬遂克商而有天下

子成王誦立周公相之制作禮樂乃

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三南皆文

化及之詩謂之所及則亦有先後不同

王之類是也被之管弦同以爲房中之樂

而又推之以及於鄉黨邦國所以著明先王

風俗之盛而使天下後世之脩身齊家治平

國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此則盡南之用矣蓋其

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廣

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言

方伯之國被於南方而不敢以繫于天子

也尊可統卑而卑不可以統尊也程子曰周

也尊在內丁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成周南

無周公之詩召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明著

則詩作於下故召南有召公之詩輯錄考索

正周南召南樂章之名也文王之化自此而

南及於江漢故作樂者來自北以南上風而

彰文王之化也○安成劉氏曰其詩得於國

中者多爲文王后妃而作故雜以南國漢廣

於諸侯者不敢使周公食邑之號專主其風

也然周公之事固統於其所尊矣觀下文

取小序繫之周公之說可互見也若召公則

宣化於諸侯故以侯國之詩繫之而謂之召

伯正以其食邑之號專主之也謂召公爲方

伯之國謂豐邑爲天子之國者皆通乎追王

之時而言也

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

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

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

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

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

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

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

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

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

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

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

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

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

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

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

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

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

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

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

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

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

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

今巴及大安縣之地也京西路諸州即
等襄陽府安陸隨均等州之地也湖北
州辰州等府澧沅靖荆門夷陵沔陽等州之
地高反在豐東二十五里亦在今鄂陽先
歸以爲即小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

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駟虞
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

公斯言得之矣詩言文王之德蓋繫之周公
以周公主內治故也言諸侯之德蓋繫之周公

化以成德者繫之召公以召公長諸侯故也
文王治岐其東有紂其西昆夷其北獫狁故

其化自北而南先於召公而後於周公也
李氏曰二南皆王之化也同而不同詩多爲

全詩首一章分下二章皆六
窈窕之德說

此以雎鳩聲之和應其淑女德之
相配皆見其善意

關關雎反在河之洲窈窕反了窈反了淑女

君子好逑音雎音有音情音聲音有音別音意音

興也關關雎音相音應音之音和音聲音也雎音鳩音水音鳥音一音名音王音

雎狀類鳧音今江淮間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亂

偶常並音不相狎故毛傳音下音同音以爲音擊音而有音別音列音

即文王也音氏音起音則音曰音之音周音南音者音情音聲音
平之道本之乎天子達之中諸侯表立於此
無不知所取則焉此化之所行也俗之
以美也由關雎而至於此其詩作於宮中此身
濟家齊之効也純天堯冒采芣其詩作於國
中此家齊國治之効也漢廣汝墳其詩作於
南國此國治天下平之漸也若麟趾則又王
者之瑞也故以是終焉是時王道明盛國不
得異政家不得殊俗故以南之一字蔽之則
商方諸侯之風皆可得而見矣

列女傳以為人未嘗見其乘去居而匹處上聲

蓋其性然也四為乘兩為匹乘居則或亂而不擊此

惟人說若上之狀如鳩差小而長常是雌惟兩兩

相隨不相失然亦不與相列女傳合乘居是四禽同

擊而有別是也此說却與列女傳之別則之大節故以

居列女傳曲沃賈曰妾聞男女之別則之大節故以

惟鳴起與○嚴氏曰左傳鄭子五鳩備見詩經雌鳴

氏司馬也雌鳴是也祝鳩氏司徒鸛鳴也四牡嘉魚

之雞是也鳩鳴氏司空布穀也曹風之鳩鳴是也

鳩氏同鳩大鳴之鷹是也鸛鳴氏司事鸛鳴也

鳩氏預云擊而有別故為司馬主法則鸛音骨鸛音

聲河北方流水之通名洲水中可居之地也窈窕幽

靜之意無聲靜則安寧深靜則不發露安重則

也淑美也女者未嫁之稱蓋指文王之妃大奴為地

子時而言也解列女傳大奴為地君子則指文王也

好亦善也述匹也毛傳之擊字與至通言其情意滿

至也而不淫之意○安成劉氏曰擊字古通用如

商書大命不擊曲禮接人之擊亦訓為至故鄭氏曰

擊之言至也謂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也○鄭陽

張氏曰漢世言詩者四家齊魯同生為齊詩魯申公

為魯詩燕韓嬰為韓詩毛公為毛詩齊魯韓三家詩

並立學官毛詩至平帝時始得立齊詩亡於魏代魯

詩亡於西晉韓詩僅存外傳惟毛氏詩獨行初學記

曰荀卿校魯國毛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

謂亨為大毛公謂萇為小毛公大毛公之名惟見於

此此毛傳者謂○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

也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如妃氏以為之配官

中之人續御之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閑貞靜之德

又以貞靜綴於幽閑之下蓋為閑即是貞靜也但幽

閑之意是德容不可直謂之德故加貞靜二字而以

德言故作是詩言彼關關然之雉鳩則相與和鳴於

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則豈非君子之善匹乎
言其相與和樂而恭敬亦若睢鳩之情摯而有別也

和樂則深至後凡言興者其文意皆放音微此六
恭敬則有別後凡言興者其文意皆放音微此六
子謂凡言興者其文意皆放音微此六
有義相因者有義相因者有義相因者
相因而語又不相應者絕少如此詩首章以物之偶
與人之偶而上下呼喚成文則義既相因而語又相
應也中言文勢又有反順不同其例不一詳具各章
而有所別之物引此起興物以起吾意如睢鳩是摯
類只借物而起吾意者雖皆是其速其他亦有全不相
謂詩中說興處多近此體者曰然如關雎相
皆是興而兼比然雖近此體者曰然如關雎相
睢鳩本是興起則得下而說窈窕淑女只是興且如關
說那實事蓋興是以一高物事則不然便入題了東
興起下文便接論實事及此則不然便入題了東
萊呂氏曰首章以睢鳩發興後章以荇菜發興至於
睢鳩之和靜行樂之樂則又取以爲此也興與實比

相近而難辨興之兼比者徒以爲比則失其
求矣興之不兼比者豈以爲比則失之穿鑿矣
衡射策西漢書匡衡穴雅上東海承人也漢書匡
解人願元帝時爲丞相封樂安侯帝崩匡即位爲
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曰匡稱有師曰云云
承音曰窈窕淑女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
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

具幽閑貞靜之意摯而有別此可見矣。輯錄許氏
曰形乎動靜以上專釋窈窕淑女子貞淑之意是
窈窕也淑即經淑字不貳其操言常致貞淑而無間
也情欲之感則有棄押之容而貳於貞淑私之意則
形則實能致之而不貳其操矣夫昔然後可以配至
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然後有父子有夫婦
綱君臣父子夫婦也紀六紀諸父兄弟諸舅
長朋友師長君臣之紀以其皆成已也諸父兄弟
子之紀以其有恩連也諸舅朋友夫婦之紀以其

此以荇菜當取之周與淑女
當求之切與意到底求之不
得四句。總足上寤寐求之一
句意思。服三句連說。悠哉
是無時不思承思服句表
振轉句是身不為寢皆由心

不忘思故也

大綱小紀所以紀助也。綱者張也。紀者理也。王教之端
也。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可謂善說詩矣。
毛氏曰：君子后妃之德無不。知諸慎。周繼深。若唯鳥
父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
成。朱氏曰：君臣善也。是女德之至者。凡溫恭慈惠
言以蔽之。不曰敬而已。大聖人也。而諫其德者
宗廟所以為坤之順也。故曰：能淑則足以配至尊。奉
君子好逑。言能體也。順以承也。淑女
○參初金。差初宜。行行益。榮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
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輿也。參差長短不齊之貌。行接余也。根生水底。莖如
釵股。上青下白。葉紫赤。圓徑寸餘。浮在水面。氏曰：
此以荇菜當取之周與淑女當求之切與意到底求之不
得四句。總足上寤寐求之一句意思。服三句連說。悠哉
是無時不思承思服句表振轉句是身不為寢皆由心

○此章本其未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則當寤寐不忘以求之
方以流之矣。此窈窕之淑女。則當寤寐不忘以求之
矣。集傳發起興之意。在當字。輯錄許氏曰：先需皆
不。求之意。若豈非所謂不可不求者。正以其繁爭。與
衆。願之於求。許氏曰：詩中託物起興。雖於下言之。事
多不相。然凡言采取之物。亦必本自有所用。故
習采而詩人亦言之。若無所用。而不采。則詩人亦
長也。輾者轉之半轉者。輾之周反者。輾之過側者。轉
之留皆卧不安席之意。留者欲轉而不轉也。輾轉反
不忘以。求此台。我閨中當如此也。輯錄輔氏曰
四字之訓。極為精切。亦可見古人下字之不苟也。
○此章本其未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則當寤寐不忘以求之
方以流之矣。此窈窕之淑女。則當寤寐不忘以求之
矣。集傳發起興之意。在當字。輯錄許氏曰：先需皆
不。求之意。若豈非所謂不可不求者。正以其繁爭。與
衆。願之於求。許氏曰：詩中託物起興。雖於下言之。事
多不相。然凡言采取之物。亦必本自有所用。故
習采而詩人亦言之。若無所用。而不采。則詩人亦

則當寤寐
不忘以求
已該得也
求之五句
所以下文
以憂思之
深也

山月行萊既得則當理治之
共淑女既得則當友樂之也
及樂通就心說出來蓋以吾
友之樂之情而寄諸琴瑟
鍾鼓也琴瑟之音細密故屬
親愛鍾鼓之音宣暢故屬嬉
樂和乎之極非正訓樂字
本前日憂思未

不言也後凡釋其物為某用者皆
謂其物所常用非必關於詩也
蓋此乃此德世不
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
成其內治之美故
其憂思之深不能自已至於如此也
詩看來是接續
做所以形容得審察反
則之事外人做不到此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廣也又云大琴二十弦中琴十弦小琴五弦
琴五弦或謂七弦自陶唐時有之或謂文王加少宮
少商二弦或謂一瑟二十五弦或謂伏犧作或謂神
農晏龍作或謂朱襄氏使士等制為五弦之瑟故
判為十五弦或謂大帝使素女鼓五十弦之瑟帝悲
不能禁因破為二十五弦蓋五十弦大瑟也二十五
弦中瑟也五弦小瑟也
皆絲屬樂之小者也友者親愛之
意也
二鐘和五音真夏之時大謂之鐘小謂之鐃
謂之鐘小謂之鐃二虞縣一鐘謂之鐃小謂之鐃
鍾謂之編鍾堂上擊黃鐘特鐘而堂
下編鐘應之縛伯各反虞求許反
鼓鞀屬樂之小者也友者親愛之
書云始於伊耆氏少皞氏冒革以為鼓夏后氏如
足謂之足鼓商人貫以杜謂之楹鼓周人縣而擊之
謂之縣鼓周禮鼓人教六鼓以晉鼓鼓金奏晉
鼓長六尺六寸此常樂也餘五鼓各有所用樂之
大者也樂則和平之極也其然親愛娛樂此詩者自言

我聞閨中 ○此章搭今始得而言如參差之行菜既

當如此也 得之則當采擇而亨毫之矣此窈窕之淑女既得之

則當親愛而娛樂之矣 親愛則無間然矣而備若未

有不知手舞足蹈者矣其能得羣下之心於此固可

以見后妃之德而安御羣又知天理之當然亦賢矣

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幸而得之則有以配君子

而成內治故其喜樂尊奉之意不能自已又如此云

以下事上故加尊奉二字 輯錄許氏曰關雎美后妃

之德而尤歸重於文王意謂吾君子有聖德惟得有

德之女乃可為配蓋非文王之聖德則不足以配文王之君子

之淑女非后妃之聖德則不足以配文王之君子

窈窕之淑女始可見矣夫以宮中之好德觀此兩詞則主於

配以為我之內主而思之如此其切絕無如君之能

是時官中未被后妃之德非文王之德有以化之能

如是乎及既得之也其容儀性行足以服衆心而副

前日之所望故使人喜樂尊奉之如此其至則后妃

之德化於人者而亦見平日漸漬文王之德之深也

陳萊呂氏曰后妃之德坤德也唯天下之至靜為能

配天下之至健也萬物之原一本諸此未得之也如

之何其勿憂既得之也如之何其勿樂 廖源輔氏

曰此詩皆興而此首章以興起興亦以為此但先儒

有別為此二章三章以行菜起興亦以為此但先儒

皆取於行菜之潔淨柔順而佳傳不言只言其不可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一章正美后妃

則詩人自言其憂思喜樂之當然初無與於文

玉而文王之化自可見矣 輯錄朱子曰只取篇

首二字以名篇後皆放此 孔氏曰關雎者詩

篇之名金縢云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鵲

然則篇名皆作者所自名名篇之例多不過五

少纒取一或偏舉兩字或全取一句亦有捨其

理以定稱 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愚謂此言為

此詩者得其性情之正聲氣之和也輯錄問關

此朱子曰是有那情性方有那詞氣聲音又曰

樂止於琴瑟鐘鼓是不淫也若沉湎淫泆則

傷矣此是得性情之正輔氏曰哀樂情之發也

心不宰焉則流於傷與淫而不自知矣關雎之

詩感於性發於情而宰於心者也其形

於聲詩諸音樂皆得其和且正焉

蓋德如

睢鳩擊而有別則后妃性情之正固可以見其

一端矣

擊而有別止於夫婦

至於寤寐反側琴

瑟鍾鼓極其哀樂而皆不過其則焉

而二章是哀

章是樂則詩人性情之正又可見其全體也

詩人即宮中之人作此詩者也

哀樂二者不過其則可見全體獨其聲氣之和

有不可得而聞者雖若可恨然學者姑即其詞

而玩其理以養心焉則亦可以得學詩之本矣

輯錄問關

此朱子曰是有那情性方有那詞氣聲音又曰

樂止於琴瑟鐘鼓是不淫也若沉湎淫泆則

傷矣此是得性情之正輔氏曰哀樂情之發也

心不宰焉則流於傷與淫而不自知矣關雎之

詩感於性發於情而宰於心者也其形

於聲詩諸音樂皆得其和且正焉

蓋德如

睢鳩擊而有別則后妃性情之正固可以見其

一端矣

擊而有別止於夫婦

至於寤寐反側琴

瑟鍾鼓極其哀樂而皆不過其則焉

而二章是哀

章是樂則詩人性情之正又可見其全體也

詩人即宮中之人作此詩者也

哀樂二者不過其則可見全體獨其聲氣之和

有不可得而聞者雖若可恨然學者姑即其詞

而玩其理以養心焉則亦可以得學詩之本矣

九

詩經

卷一

此朱子曰是有那情性方有那詞氣聲音又曰

樂止於琴瑟鐘鼓是不淫也若沉湎淫泆則

傷矣此是得性情之正輔氏曰哀樂情之發也

心不宰焉則流於傷與淫而不自知矣關雎之

詩感於性發於情而宰於心者也其形

於聲詩諸音樂皆得其和且正焉

蓋德如

睢鳩擊而有別則后妃性情之正固可以見其

一端矣

擊而有別止於夫婦

至於寤寐反側琴

瑟鍾鼓極其哀樂而皆不過其則焉

而二章是哀

章是樂則詩人性情之正又可見其全體也

詩人即宮中之人作此詩者也

哀樂二者不過其則可見全體獨其聲氣之和

有不可得而聞者雖若可恨然學者姑即其詞

而玩其理以養心焉則亦可以得學詩之本矣

全體也古樂既亡則此詩聲氣之和所以樂不
淫哀不傷者固不得聞而其所以養心者幸有
詩詞之可玩則亦尚存樂之一端而可為學詩
之本也胡氏曰關雎乃宮中人所作欲得賢妃
以配文王方其未得也寤寐反側以致其憂思
之深矣然未至於悲怨則不傷也及其得之也
於既而則不淫也惟詞語可知其情性○匡衡
曰妃配匹之際慶源輔氏曰妃生民之始
曰有夫婦而萬福之原神德也唯天下之至靜
為能配天下之至健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
萬化之原一本諸此婚姻之禮正應言品物遂
而天命全應生民之始言天命全應萬福之原
言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大上者民之父母
后夫人之行胡氏不侔乎天地最上也伴齊詩
則無以奉神靈統而理萬物之宜位者之類

后夫人以配人君者也其行不侔乎天地則婚姻
之禮不正矣上無以奉宗廟下無以治天下國
家則品物不遂而天命不全矣語意又與上文
相應解錄許氏曰品物遂而天命全是兼人物
而言謂此效皆原於婚姻之正自上古以來三
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夏之興也以塗山之
也以其簡狄其亡也以褒姒此三代興廢之由也集傳引
此見詩首關雎以明人君致治之本輯錄朱子
曰關雎一詩文理深奧如乾坤卦一般只可熟
讀詳味不可說至如萬章卷耳其言迫切王於
莊中正意思所以冠乎三百篇與記言母不
書言飲明文思皆同又曰當特人彼文王大似
德化之深心膺肺腸一特引為篇首以見一特
歌詠如此故當作樂之時引為篇首以見一特
之盛為萬世之法尤是感人妙處又曰讀詩只
是將意思去看不如此書字字要緊得教定
詩意只是疊疊推上去因一事上有一事一事
上又有一事如關雎形容后妃之德如此又當

輔氏曰凡人之於物易厭而不甚願惜者以其得之
之苟而不知其用力之勞而成就之難也唯其身親
為之則知其成之不易所以心誠愛之雖極其垢穢
而不忍厭弃也故能愛之而不厭亦可見后妃既勤
且儉之意

○言告師氏言告曰言歸薄汚我私薄澣我

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賦也言辭也薄言駕言之類皆語辭也師女師也

師氏已告於師氏也言告言歸使師氏告於君子也

容婦功祖廟未教于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于宗

室疏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

者不出傳姆教之但嫁前三月特就尊者之宮教成之

耳薄猶少也汚煩擗如綠反煩擗猶按之以去其

汚猶治亂而曰亂也澣則濯之而已私燕服也衣禮

服也謂行禮之服如韓音揮衣綠音豕衣之屬害何

也韓錄輔氏曰薄汚薄澣者畧施其功而不為過其

寧安也謂問安也冬和伯姬來歸寧也凡諸侯之女

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集出○上章既

成締綌之服矣此章遂告其師氏使告于君子以將

歸寧之意且曰盍治其私服之汚而澣其禮服之衣

乎何者當澣而何者可以未澣乎我將服之以歸寧

於父母矣此章乃言今日之事輯錄解頤曰師氏導

父母生我者也則必及時而問安見其不敢忘也君

子宗主我者也則必因師以致告見其不敢廢也君

增釋許氏曰后妃及將歸寧則必謀之姆師告之夫

德備見於詞氣之間則文王刑于寡妻之効尤著於此矣

私服禮
服不必言
皆是締
綌者

尊卑二章章六句

一章主言葛二章言治葛而為衣服三章言解濯而告歸寧

此詩后妃所自作。因謀歸寧而解濯衣故無贊

美之詞然於此可以見其已貴而能勤已富而

能儉已長反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家而孝不

衰於父母是皆德之厚而人所難也。小序以為

后妃之本庶幾近之。故曰后妃之本。再錄。張氏曰后妃之貴亦必立師傅以訓之法家非

士非惟人主不可一日無后妃亦然也。周自后

稷以農為務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

其室家則重織紉之勤相與服習其艱難誅歌

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本也。治常生於勤長

其亂常起於驕。驕使為國者必忘稼穡之勞

此心常有則驕驕致志何自不生故誦服之無

如周之則如周之所以興。誦休其德也。人

德又能不以勞之貴當時之及遠而有濟

焉則方見其德尊有常而人所難及也。解頤曰

此詩三章首章是未為締結以前也。二章是為

締結時事三章是既為締結以後事。即為締結

給而知其能勤即解濯無戰而知其能儉。因其

言告師氏而方其能敬。因其歸寧父母而知其

能孝。關惟之所謂淑指其德之全體言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實彼周行。

賦也。采采非一采也。卷耳象洗耳葉如葉耳葉生如

盤輯錄孔氏曰亦云胡象或曰卷耳江東呼常象葉青白色以胡箋白華細莖蔓生可煮為茹四月

生子如婦人耳或謂耳當草。本草頃歌也。筐竹

卷耳即今蒼耳。今人麴糵中多用之。器懷思也。人蓋謂文王之實譽也。周行大道也。解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實彼周行

采采非真 而心適念其君子故不能復反采而實

之大道之旁也輯錄問卷耳尊單同是賦體又似畧

卷耳則是託言也采子曰雖不自經歷而自言我之

所懷者如此則亦是賦體也解頤曰卷耳易采此頤

窪易盈也然采之而來而不盈頤管何也蓋託言其

心在乎君子而不在于物也於是舍之而置彼大路

之旁焉其心之專一而不暇乎他可知也此詩見后

妃之於君子思之切憂之深望之至然有懇惻至到

之意而無悲愁悽愴之懷蓋所以憂思者情也雖憂

而不至於傷雖思而不至於悲者后妃之所以能其

性情之

○陳彼崔嵬此與下章重登高意勿與酌酒平看我馬虺虺同墮墮同我姑

酌彼金罍維不永懷反

賦也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者爾雅石戴土為戴

用毛傳有誤字當從爾雅之說詩氏曰崔嵬字上從山

罍酒器刻為雲雷之象以黃金飾之輯錄孔氏曰名

也言刻書永長也○此又託言欲登此崔嵬之山以

望所懷之人而往從之則馬罷病而不能進於是且

酌金罍之酒而欲其不至於長以為念也謂之託言

此事但其意則如此爾輯錄輔氏曰姑且也維

以欲其也且曰欲其亦可見其託言之意

○陟彼高岡我馬虺虺黃我姑酌彼兕觥徐履觥

賦也山脊曰岡玄黃玄馬而黃病極而變色也兕觥

序姊野牛一角青色重千斤觥爵也以兕角為爵也

爾雅曰陽張氏曰觥爵有五目一升至五升觥在五

兕角則木也。釋文一云容五升爾。雅疏兕角長三尺餘形如馬鞭柄。

○陟彼砠矣我馬瘠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不止永傷

賦也石山戴土曰砠砠見上瘠馬病不能進也痡人

病不能行也輯錄輔氏曰馬病不能進猶可資於人

之吁憂嘆也輯錄云何吁矣則如爾雅曰爾所也

雅正也其書於正字義訓為近故云注引此作吁張目遠望也詳見何

人斯篇

卷耳四章章四句實被周行發乎情也馬病僕

此亦后妃所自作可以見其貞靜專一之至矣

首章見所思之專一後三章見所守之貞靜亦

其德之一端也崇當文王朝會征伐之時音

里狗幽之日而作歟解頤曰先生又嘗曰此

詩後三章只是承首章之意欲登高望遠而往

從之則僕馬皆病而不得往故欲酌酒以自解

其憂傷耳大意與草蟲詩相似劉氏曰后妃託

言方采卷耳而適思君子則遂不能復來欲望

君子而僕馬不前則且飲酒解憂可見其心之

貞靜而不動於邪情之專一而所謂哀而不傷之意

乃其性情之正發見於一端者參之閔雅首章

樂而不淫則又可備見其情性全體也又按姜

里先儒以其地在相州鄴都蕩陰縣北九里相

州今彰德府是因姜水得名昔紂信崇侯虎之

諧囚文王於此文王因作狗幽操○增釋許氏

曰此詩后妃作於文王拘幽之時然皆設辭及

覆託意以見憂思焉卷耳易得頃筐易盈采采

非一而又不盈者志不在此也及懷人之深憂

為嗟嘆則遂不顧而棄之大道之傍矣思人而

不可見於是欲升高望遠則馬病而不可升馬

豈果病哉守禮義之閑不可得而往也乃姑酌

金壘之酒聊以自解長念之心耳其下申此意

而甚之之辭也馬始也病今則甚而色變矣酒

君子福履綏之

南有樛木

居料反

木焉

力軌反

纍

力追反

之樂

音口反

興也南南山也木下曲曰樛

纍葛類

輯錄孔氏曰一

生○本草注曰蔓延木上葉如葡萄而小五月開花七月結實青黑微赤即詩云纍也此藤大者盤薄又

名千纍猶繫也只語助辭君子自衆妾而指后妃猶

言小君內子也

及采菽篇義同輯錄朱子曰夫人稱

小君大夫妻稱內子妾謂嫡曰女君則后妃有君子之德固可以君子目之問君子作后妃亦無害否

曰必文義推之不得不作后妃若作文五恐大

一也私意大抵古人覆祿綏安也○后妃能逮下而

無嫉妬之心故衆妾樂其德而稱頌之曰南有樛木

則葛纍之矣樂只君子則福履綏之矣

木下曲而為

及而為福所紘亦以卑順受益之意為興也輯錄輔

氏曰此詩雖是興體然亦兼此意與關雎同意其意

以為木枝以下垂之故葛纍得纍而蔓之喻后

妃能以惠下逮衆妾故衆妾得上附而事之也

興也荒奄也奄即字將猶扶助也

南有樛木葛纍纍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興也繁旋成就也旋則奄之周就之則有而不替之

福履說不外富貴子孫而已

三章平說無淺深都就螽斯
上為重一和字說、固是和聲
是和聞於聲揖、是和見于
形也、蓋凡物群則爭、則於居
於室而生息必少、螽斯惟集而
飛、而聚無有不和、故宜其子
孫之中多也

日其美夫人也無夸辭其誇夫人也無侈談此
又可見衆妾性情之正也呂氏曰漢之二篇
之獨孤唐之武后禍至亡國穆木后如詩人安
得不深嘉而屢數之乎○增釋金履祥曰此詩
上二句與而此
下二句樂而頌

螽斯羽說說

所中

宜爾子孫振振

音

比也螽斯蝗屬

輯錄問螽斯即是春秋所書之螽切疑
斯字只是語辭朱子曰詩中固有以
斯為語辭者如鹿斯之奔湛湛露斯之類是也
然七月詩乃云斯螽動股則恐螽斯是名也
長而

育長角長股能以股相切作聲

輯錄此言以股相切作聲
而作聲後章華

飛為羣飛則是一生九十九子

輯錄陳氏曰言月
飛時其翅有聲也
羊之詩羊言角半

言耳狀物多如此

說說和集貌爾指螽斯也

貌○此者以彼物比此物也

右如不知心而子孫

多故衆妾以螽斯之群

和集而子孫

其不德而宜有是福也

輯錄不德而宜有是福也

後凡言比者以此

輯錄朱子曰言

其多子之於也

後凡言比者以此

之子孫衆多子孫

輯錄朱子曰言

破者此篇數篇賦比興皆已備矣

自此推之今篇篇各有著落乃

○螽斯羽說說宜爾子孫繩繩

比也螽斯群飛聲繩繩不絕貌

○螽斯羽揖揖

側立

宜爾子孫蟄蟄

音

比也揖揖會聚也蟄蟄亦多意

輯錄呂氏曰螽斯始

而起已化則齊飛蟄蟄然有聲既飛復歛羽

輯錄朱子曰不

螽斯三章章四句

反覆數說輯錄朱子曰不

詩經

卷

詩

集者棲也
與未聚
微異

凡詩比体本文即是正意如此章說金斯即見說后妃若正說后妃便作說詩者氣方得休

全終鄭氏曰婦人之德莫大於不妬忌也。南軒曰后妃多可勉而根於情者難自克也。南軒曰后妃多子後推本其然則由不妬忌而已故繼穆木之後考索曰金斯雖盡之類耳而乃取之以喻后妃疑若不倫是不然詩人亦取其合於德如阿耳如唯鳩亦取其德之合也。解頤曰穆木美后妃不妬忌而後妾有祝頌之誠金斯美后妃不妬忌而子孫有衆多之盛蓋正家之道始於閨門尊卑之分雖不可以不嚴而必均其施於房帷之間賞賤之位雖不可以不定而必需其澤於在席之間。無嫉妬之心則下無怨恨之意和氣充溢帝處亦無猜履之緩手孫之衆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噫此文王大以之德所以為盛而有同人百年之業所以自出而基之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室家古胡古

興也桃木名華紅實可食天天少聲好之貌灼灼華之盛也韓錫嚴氏曰灼灼鮮明貌謂木少則華盛

也灼灼以華言指桃華也之子是子也此指嫁者而言也貞潔之子東山言其妻白華斥也王各隨其事而婦人謂嫁曰歸輯錄公羊傳王曰婦人生以父名之婦人謂嫁曰歸輯錄公羊傳王曰婦人生以父歸周禮仲春令會男女會合也言合昏也地官媒

成昏禮順然則桃之有華正昏姻之時也宜者和順

之意室謂夫婦所居家謂一門之內○文王之化自

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輯錄禮義明則上下不

財用不之故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而歎其女子之

賢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也木少則花盛女賢則家

解頤曰宜者和順之意和則不乖順則無逆此非初

強所賦致也必孝不衰於舅姑敬不違於夫子慈不

遺於甲幼義不拂於夫之兄弟而後可以謂之宜也

然由后妃教化行而倡於上之子則效而應於下故

詩人以此為興也

于歸之際見者知其必有以宜室
宜家焉此亦可以觀感應之幾矣

○桃之夭夭有菁菁菁菁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則中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則中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則中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則中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則中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則中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則中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則中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則中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則中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則中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則中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則中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則中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則中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則中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則中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則中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則中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則中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則中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侯干城

肅肅兔置指曉且言風俗安得不厚乎子于歸宜其家

其至家又胥教訓

與也肅肅整飭貌置置也丁丁採杙音聲也採扣也

採其伐所以施網罟輯錄按韻採從木與斷同故嚴

氏謂採伐武際之聲從手說文擊也許氏曰擊槩於

地中張置其上也趙趙武貌干看唇上也干城皆所以扞外

而衛內者○化行俗美賢才衆多雖置兔之野人而

其才之可用猶如此故詩人因其所事以起興而美

之此止美其人非美其虎且也但借其而文王德化

之盛因可見矣朱子曰聞採伐之聲而視其人甚勇可為干城者也

反矣不可方叶甫思

興而地也上疎無枝曰喬雅曰小技上條為喬注細

枝皆翹上思語辭也籍錄孔氏曰毛傳先言思辭然

大體論在辭上疑休籍內同漢水出興元府番家山

至漢陽軍大別山入江晉許氏曰水經漢水出隴

為漢水西源出隴西會泉逕葭萌入漢始源曰河漢

地理志隴西郡氏道縣漢水所出至武都為漢此禹

貢璫家導漢東流為漢及水經所言者是也即循元

所謂東源也氏道則宋秦州之地武都偕州也又樂

史寰宇記興元府三泉縣東二十八里北家山河水

所出下流為漢大別山在今江漢之俗其女好遊漢

魏以後猶然如大堤之曲可見也注曰大堤漢水之

堤大堤曲宋隋王為襄州時作樂府遺聲都邑三

十四曲有大堤曲古詞云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宿

花艷驚即冰澌行也注水出永康軍岷山東流

漢水合東北入海永長也方桴音也廣言清流上下

故以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先及於江漢之間而有

以變其淫亂之俗輯錄胡氏曰此文王脩身齊家之

故其出游之女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容貌言

靜情以非復去聲前日之可求矣因以喬木起興

之木不可休端莊靜一之不可求皆能江漢為比

而反復入聲詠歎之也俗則變矣此彼文正之化之

也輯錄通釋曰上四句以喬木不可休對游女不可

求而言故屬興下四句但言漢廣不可泳紅水不可

反矣不可方叶甫思

三

○翹翹折送反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補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與而比也楚宜齊女宜室錯薪之楚而得刈之之子

用語相呼而為與說之至則發乎情敬之深則翹翹

秀起之貌錯雜也楚未名荆屬之子指游女也秣飼

也○以錯薪起興而欲秣其馬則悅之至以江漢

為比而歎其終不可求則敬之深

○翹翹錯薪言刈其蔓音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

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興而比也蔓蔓菁蒿也葉似艾青白色長數寸生水澤

中諸本說本高一丈餘四字蓋葉長數寸木則高丈餘乾之可以為薪然維新之

也駒馬之小者

漢廣三章章八句釋解頤曰漢之廣符不可泳

前日之可求矣前日之可求矣今日之不可求則知

之不可求矣聖人之化也夫聖人之化不於其

他而必於江漢之游女何也曰天下之治正家

為先歸一漢廣以見天下之家正也天下之家

增釋一章言不可求思見而養美之辭二章三

章言秣馬秣駒悅慕不已之辭則能知漢高宗

調張留飢反

導彼汝墳伐其條枝叶莫反未見君子惄乃如

賦也導循也汝水出汝州天息山逕蔡穎州入淮

經也由中韜錄汝州今南陽府汝州蔡州今

汝州直隸河南穎州今鳳陽府穎州直隸

防所以洋水其枝曰條幹曰柞輯錄子曰君子
也形字然如墳也從役於外婦人處
無薪之事載比曰薪怒飢意也調一作親重去也
從薪則無人之妻怒飢意也調
意而米且狀釋文曰調又作調廣韻注曰調重載也
○汝勞之國亦先被文王之化者故婦人喜其君子
行役而歸因記其未歸之時思望之情如此而追賦
之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以自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賦也斬而復生曰肄遐遠也○伐其柞而又伐其肄

則踰年矣增釋踰年見至是乃見其君子之歸而喜

其不遠棄我也

○魴符方魚類尾王室如燬音燬則如燬

父母孔迺

比也魴魚名身廣而薄少力細鱗輯錄陸機曰魴一

鱗音邊埤雅云魴青鱗細鱗鱗頭闊腹其廣類亦也

魚勞則尾赤輯錄養生經魚勞則魴尾本白而今亦

則勞甚矣增釋喻君子勞苦而容弊蓋閱之也○王室

指紂所都也燬焚也父母指文王也孔甚邇近也○

是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率商之叛國以事紂

故汝墳之人猶以文王之命供紂之役其家人見其

勤苦而勞去聲下之曰汝之勞既如此而王室之政

方酷烈而未已雖其酷烈而未已然文王之德如父

母然望之甚近亦可以忘其勞矣此序所謂婦人能

閱其君子猶勉之以正者蓋曰雖其別離之久思念
之深而之所以相告語者猶有尊君親上之意而無
情愛狎昵之私則其德澤之深風化之美皆可見矣
如經通釋曰婦人之伐技戔則別其夫之久矣然
有怨上之意相見於深思之餘宜有情昵之私今乃
有情上之語以相對則可見文王德澤之深而其無
情昵之私言則又可一說父母甚近未可以懈於王
見文王風化之美也

事而貽其憂亦通

後說

汝墳二章章四句

一章述未見之思也二章陳既

以義也漢廣變淫風汝墳變公義二詩見茂
深之間蕭廉補氏曰日以對之無道天下雖心
而汝墳之民尚以文王之命服紉之役則文王
之德厚於人必者可見矣不惟此也至於婦人
亦知以文王為父母而不可改也

一篇而南國之詩僅居其二何也曰漢廣汝墳
之問是非一國也而其被聖人之化則一而已
矣錄則無以見其風俗之美盡錄則又有不
勝其可錄者焉故錄一漢廣以見其德之歸於
其性之靜一者非特一女而已也錄一汝墳以
見其意之忠厚其志之專一也非特一行役
之婦人而已也夫是時王化自北而南故觀於
天而見化之行於南國者又如北觀於漢廣汝
我而見化之許氏曰文王德澤廣矣深矣民
於韓韓之中蓋不知刻之虐也及宮室其制
池修服為之不厭微求絲役毒痛四海文王
域之民以事之婦人綜理家事伐技肆勤勞日
以念其夫君物矣至其歸也語王政之烈苦
火始念以彼之甚暴必知文王之至仁故其
辭道思念之常無怨誅之意樂父母在而可
不知怨之虐曰夏罪其如合今周民難知紉之
而曰父母也

麟之趾振振真公子

音同嗟麟兮

與也麟屬俱倫身半尾馬蹄毛蟲之長也趾是也

麟之足不踐生草增釋鄒陽張氏曰疏鷹身半尾馬蹄五彩腹下不復生蟲

黃高丈二圓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曰行中規矩

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虫不踐生草不群居不

侶行不入陷突不雜羅王后妃德脩于身而子孫宗族皆化於善故詩人以

麟之趾與公之子以此仁厚之意為興而麟言麟性

仁厚故其趾亦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亦仁厚

然言之不足故又嗟歎之言是乃麟也何必庸身牛

足而馬蹄然後為王者之瑞哉以物為瑞不若以人

非麟無仁厚之趾非文王無仁厚之公子麟之定都佞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此其仁之皆有所本安得不使人重嘆哉

物也定額也麟之額未聞或曰有額而不以抵也

姓公孫也姓之為言生也託言子姓兄

麟之角叶盧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與也麟一角角端有肉輯錄漢終軍傳曰麟角戴肉

公族公同高祖祖廟未毀有服之親諸侯五霸太祖

而巳高祖已上毀廟而挑公即宗子而為君公者也

支庶之後與之同高祖則廟未挑服未盡故為公族

○增釋鄒陽張氏曰春秋文公二年公羊傳何休

註毀廟謂親過高祖毀其廟裁其主于太祖廟中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始言公孫終言公

序以為關雎之應得之輯錄應效也詩曰麟

體之不仁如焉即物以興乎人終焉因人而事

之時春秋之作雖有麟而非麟之時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五十九句

按此篇首五詩皆言后妃之德關雎舉其全體而言也

志行在已德惠及人此詩可見葛覃卷耳言其志

行去之在已樛木蠡斯美其德惠之及人皆指其一事而言也

其詞雖主於后妃然其實則皆所以著明文王身脩家齊之效也

至於桃夭兔置采芣則家齊而國治之效漢賈誼

墳則以南國之詩附焉而見天下已有所

之新矣若麟之趾則又王者之瑞有非人力所致而自

所以是終焉而序者以

關雎之應也夫其所以至此后妃之德固不

為無所助矣然妻道無成則亦豈得而專之

哉輯錄坤卦文言地道也妻道也今言詩者

或乃專美后妃而不本於文王其亦誤矣夫

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此之謂也輯錄輔氏曰張子謂今之言詩者字為之

訓句為之釋未有全得一篇之意者而先生

為詩非止全得一篇之意者至於此論則又

全得周公集此二南之旨句句有事實意未

可玩無一毫穿鑿牽合之私熟讀之自見其

大學中章句解同功是豈拘於序說者所能及哉

召南一之二

召音地名召公奭之采音邑也

輯錄召公奭姓子勝後封於比采周佐政食邑舊說扶風於召平謚曰康長子

雍去聲縣南有召亭即其地今雍縣折為岐山天

與二縣未知召亭的在何縣輯錄史記正義云召亭在岐山縣西

南餘已見周南篇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叶歸反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如字

御五嫁反叶

興也鵲鳩皆鳥名鵲善為巢其巢最為完固鳩性拙

不能為巢或有居鵲之成巢者之子指夫人也兩一

車也一車兩輪故謂之兩御迎也諸侯之子嫁於諸

侯送御皆百兩也輯錄此說取毛傳愚恐詩人非此

是之多士昏禮從車二乘言之兩諸侯送御車數未以如

等而上之亦恐不及百乘○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

能正心脩身以齊其家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而有

車靜純一之德專靜則有常純一則不二故嫁於

諸侯而其家人美之曰維鵲有巢則鳩來居之是以

之子于歸而百兩迎之也此詩之意猶周南之有關

雉也鳩性拙宜居鵲之成巢夫人有德而宜受諸侯

輯錄輔氏曰此詩之意如周南之有關雎者說得最

好使見周公常時陳此二南詩意蓋欲人知夫始國

平天下之道自脩身齊家始也然揚氏亦嘗發此意

曰鵲巢言夫人之德猶關雎之言后妃也蓋自天子

至於諸侯大夫利于家邦無二道也○增釋南軒張

氏曰維其專靜為一語婦然享之是乃夫人之德也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興也

可見其情性之正是皆
文王風化之所及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
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賦也薇似蕨而差蘇頌差切大有芒而味苦山間人

食之謂之迷蕨輯錄輔氏曰薇薇皆是山之所產

揚之事多胡氏曰迷即莊子所謂迷陽者世無迷陽

或訓亡陽任獨不迷外或訓伏陽言詠任或訓曰

唯王伯章言胡明仲說迷陽之為物其類夷乎也

曰降則以備放夏樂西信也節樂一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陸機之意反覆道之

君子之詩所以為正者以行之有時也

之思而無怨恨之情也變風之所以為憂者

行役之無期故既有別離之苦而又有怨恨之

懷也○增釋許氏曰亦既見意之辭也若已

見則我心降矣蓋此詩作於思念之日非既歸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音

賦也蘋水上浮萍也江東人謂之蘋輯錄蘇頌謂

大者蘋注詩曰于以采蘋本草云蘋葉圓闊寸許

春始生可茹又有荇菜亦相似小者水上浮萍不可

謂蘋矣濱厓也藻聚藻也生水底莖如釵股葉如

蓬蒿行潦流潦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大夫妻能奉

祭祀而其家人叙其事以美之也朱彞言公侯之

言宗室肅下可見為大夫妻○輯錄王氏曰采藻必

蔽帝

非實

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蒲昌

賦也。蔽帝盛貌。甘棠杜梨也。白者為棠，赤者為杜。

陸機曰：棠，今棠梨也。碑雅云：貝子有赤白美惡。白者為甘棠，赤色而酢。俗語：避如杜是也。剪，斷也。

其枝葉也。伐，伐其條幹也。伯，方伯也。

芟草舍也。爾雅：止於其下，以自蔽也。○召伯循行南國

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

其樹而不忍傷也。此去召伯之時遠矣，而德治人心，人不能忘如此。○曾鞏曰：夫

人有愛物之心，其必有愛德之心。

○蔽帝甘棠勿剪勿敗

叶蒲昌

召伯所憩

起例

賦也。敗，折也。勿敗，則非特勿伐而已。愛之愈久

而愈深也。下章放此。爾雅：始則不忍，則又不忍，則又不可。

抑聖之愛之愈久而愈深也。思其人而愛其樹，則其愛之之意廣矣。又至於愈久而愈深，則其愛之之意

遠矣。召公之德，其浹洽於人心者如此。而文王之化，從可知矣。

○蔽帝甘棠勿剪勿敗

召伯所說

賦也。拜，屈也。拜屈，則非特勿

敗而已。思之愈久而愈深，故

甘棠三章章三句

安縣西北，人懷其德，因立廟。李氏曰：樂記論武

樂曰：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則召公為伯。在

武王時，而此詩稱伯者，亦後人追稱之耳。詳明

日讀是詩者，可以見文王之風化遠矣。召伯之

政教深矣。南國之風俗厚矣。意是豈後世所能及哉。

厭於藥。泥，於反。行露，豈不夙夜。○南國之人，遵召伯之

教服文王之化有以章其前日淫亂之俗故女子有能以禮自守而不為強暴所汚者自述已志作此詩以絕其人言道間之露方濕我豈不欲早夜而行乎畏多露之沾濡而不敢爾蓋以女子早夜獨行或有強暴侵凌之慮故託以行多露而畏其沾濡也女子作於

發歎之時而自述其初如此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

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興也家謂以媒聘求為室家之禮也速召致也○貞女之自守如此然猶或見訟而召致於獄因自訴而言人皆謂雀有角故能穿我屋以興人皆謂汝於我

嘗有求為室家之禮故能致我於獄然不知汝雖

致我於獄而求為室家之禮初未嘗備如雀雖能穿

屋而實未嘗有角也二者皆以有而實無蓋事畢之難明者故用其語相呼而為興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

何以速我訟叶反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興也牙牡齒也輯錄謂齒之大者墉墉也○言汝

雖能致我於訟然其求為室家之禮有所不足則我

亦終不汝從矣輯錄朱子曰使貞女之志得以自伸者召伯聽訟之明而然也

行露三章一章二句二章章六句首章述其自守

自訴之辭三章述其自斷之辭既知禮而又知義也此詩見女子之貞正而強暴侵凌則尚有人之教必有先後遲速不齊此召伯宣而之

變而木化特也積至騶虞則化成而一於善矣
野有死麕亦當以此例之輯錄通釋曰此詩之
貞女猶周南漢廣之貞女也而彼之出於人自
不犯此雖早夜自守而猶有強暴之訟是又被
化有遠近作詩有先
後未可遽分優劣也

羔羊之皮叶蒲反素絲五紕徒何反退食自公委蛇危於

反蛇音移叶委蛇

賦也小曰羔大曰羊皮所以為裘大夫燕居之服素

白也純未詳蓋以絲飾裘之名也輯錄錢氏曰兩皮

白絲為紕施之絲連屬退食退朝而食於家也自

公從公門而出也委蛇自得之貌南國化為玉之

政在位皆節儉正直輯錄補氏曰羊裘素飾可見其

故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也從容自

心無愧作而然德行可法故容止可觀也輯錄廣雅
委從容舉歎詳管閑雅貌○增釋許氏曰節儉謂有
節制而儉約皆不自放之意非謂用財也謹身以節
儉處事以正直則政教行而風俗美國家閑暇故大
夫退食自公而優游如此此詩樂道其效也衣服有
常總上兩句從容自得總下兩句節儉即衣服有常
之事而正直則從
容自得之本也

○羔羊之裘叶茂反素絲五紕音委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賦也革猶皮也輯錄皮去紕裘之縫界也輯錄胡氏

竊意名義微異縫之突兀謂之蛇
有界限謂之紕合二為一謂之總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賦也縫縫皮合音閏之以為裘也總亦未詳

羔羊三章章四句

反覆味業輯錄通釋曰此詩在
而賢才如此則文王之化
猶周南之有兔置也在朝在野
不可以淺深遠近論者也

殷音隱其雷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達斯莫敢或違振
振音真君子歸哉歸哉

興也殷雷聲也山南曰陽何斯斯此人也達斯斯此
所也違暇也振振信厚也麟趾訓振振謂仁矣仁厚

謂信厚信厚則歸期不爽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婦人以其君子

從役在外而思念之故作此詩言殷殷然雷聲則在
南山之陽矣何此君子獨去此而不敢少暇乎此因

聞以起興蓋雷以興此人南山之陽以興此所在字則與違字互相呼而莫敢或違一句若無所屬豈殷

殷有舒緩之意以為勤勞迫促之興乎又美其德且異其早畢事而還歸也釋詩曰詩其未可歸也從事獨賢而無怨唯信厚者能之

○殷其雷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達斯莫敢違
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興也意止也

○殷其雷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達斯莫敢違

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興也軒錄謝氏曰始不敢暇中不敢止終不暇居處一節緊一節此詩人法度也

殷其雷三章章六句思念之意反覆道之

之有汝墳也然視汝墳獨無尊君親上之意者蓋彼詩作於既見君子之時故得慰其勞而處以正此詩作於君子未歸之日故但念其行役之勞然而無怨咎之辭則其婦人之賢文王之化亦皆可見矣

標反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賦也標落也梅木名華白實似杏而酢君故反庶參

迨及也言吉日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知以真

信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強暴之辱也故言梅落

而在樹者少以見時過而太晚矣桃之有花婚嫁時

特久矣故曰時求我之衆士其必有及此吉日而來

者乎輯錄補氏曰先生之說當矣此乃女子自言其

能臻此哉或問若以此詩為女子自作恐不足以為

風之正經朱子曰以為女子自作亦不害蓋里巷之

詩但如此已為不失正矣

○標有梅其實三叶陳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賦也梅在樹者三則落者又多矣今日也蓋不待

吉矣輯錄嚴氏曰在者三句之七或昏不拘時日之

○標有梅頃音筐音詵音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賦也墜取也增釋墜字從上本訓墜今言頃筐取之

則落之盡矣謂之則但相告語而約可定矣此有特

之言也此詩三章皆致意於求我之庶士蓋過時而

標有梅三章章四句時已執而晚勢已漸而三

許氏曰標有梅之詩女子守正也落於地者有

梅而存於樹者其實有七昏姻之時迨矣時雖

過於於眾士之求我者及其吉日而從之可也

至於落而有惟三則時愈道矣昏姻之事不可

逾求不待言而及今從之可也謂之者有言第

女子之感
皆一時事
但懼之意
深而言愈
切耳

嗟呼惠反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

小寔命不同

興也嗟微貌三五言其稀蓋初昏或將旦時也肅肅

齊則音反速貌謹而不放之謂諸本夜作豎宵夜

行行也寔與實同命謂天所賦之分也○南國夫人

承后妃之化能不妬忌以惠其下故其衆妾美之如

此此詩述其事言其志而夫人之賢自見於言外蓋衆妾進御於君不敢當

夕當夕事夜也見星而往見星而還輯錄內則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謂妾避

取特取在東在公兩字之相應耳遂言其所以如此

者由其所賦之分不同於貴者是以深以得御於君

為夫人之惠而不敢致怨於往來之勤也既能知小星之熾妾皆且賢矣。曾釋此蓋橋上以惠其下。下以順其命而樂道之也。

○嗟彼小星維參所本與昂川力反肅肅宵征抱

衾與裯直留反寔命不猶

興也參昂西方二宿之名輯錄參白虎宿星昂六星衾被也裯

禪音舟被也與亦取與昂與裯二字相應猶亦同也

小星二章章五句

呂氏曰夫人無妬忌之行而賤妾安於其命所

謂上好仁而下必好義者也始但見其星之三

知其參與昂也此一章之序也輯錄通釋曰此為衆妾美夫人之詩則亦周南諫木蠹斯之類

江有汜音記叶之子歸不我以音反其後也音反

興也水决復音入為汜輯錄爾雅注水今江漢漢陽

安復之間蓋多有之輯錄夏水自江而別以通于漢

而其入江處今名夏口即所謂江有汜也安州即今之德安府復州輯錄送也釋名婦人

謂嫁曰歸我媵自我也能左右之曰以謂挾已而偕

行也左右音如字以者○是時汜水之旁媵有待年

於國待從媵也凡而媵不與之偕行者輯錄白虎通

媵見江水之有汜而因以起興言江猶有汜而之子

之歸乃不我以江猶有汜若有所容而媵乃不能雖

不我以然其後也亦悔矣惟其能悔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

興也渚小洲也水岐成渚與猶以也處安也得其所

安也此章之屬下章之庸與○江有汜徒河之子歸不我過

興也汜江之別者不我過其嘯也輯錄大水別為小過謂過我而與

俱也嘯兌口出聲以舒憤懣之氣言其悔時也歌則

得其所以樂也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始則悔悟中則

安終則相樂陳氏曰小星之夫人惠及媵妾而媵妾盡其心

江沱之媵惠及媵妾而媵妾不怨蓋父雖不

慈子不可以不孝各盡其道而已矣小星無怨

江沱始若

詩經

有理而無怨江記怨消而
理明二詩不能無間皆賢婦人也輯錄黃氏曰
君上者當如小星之夫人居下者當如江記之
賤妾此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皆當以此詩為法

野有死膏

俱倫反

白茅包

為叶

有女懷春

吉士誘之

也

與也鹿屬無角

鹿屬無角

有角而不能觸

懷春

有牙而不

能安羣如小鹿類

甚多膏其總名也

懷春

當春而有懷也

或謂有女懷

正也情欲之感凡有血氣不能無以理制欲斯為賢

矣輯錄嚴氏曰春者天地交感萬物孳生之時聖人

願天地萬物之情

令媒氏以中春會

男女故女之懷昏姻者謂之懷春

吉士猶美士也

輯錄須溪劉氏曰

吉士

有自縈自守

不為強暴所污者

故詩人因所見以興

其事而美之

白茅包膏吉士

或曰賦也言美士以白

茅包其死膏而誘懷春之女也

從此

說優

林有樸

樸

野有死鹿白茅純徒導束

有女如玉

興也樸樸小木也

鹿獸名有角純束猶包之也

如玉

者美其色也上三句興下一句也

亦因所見而以

曰賦也言以樸樸藉死鹿束以白茅而誘此如玉之

女也

此以為賦則亦

女也為明白而易見

舒而脫脫

舒緩貌

也

舒緩貌

感我悅

舒緩貌

舒緩貌

舒緩貌

賦也舒遲緩也

脫脫舒緩貌

感我悅

舒緩貌

舒緩貌

舒緩貌

此章乃述女子拒之之辭言姑徐徐而

多七者

賦也舒遲緩也

脫脫舒緩貌

感我悅

舒緩貌

也

舒緩貌

感我悅

舒緩貌

舒緩貌

舒緩貌

也

舒緩貌

感我悅

舒緩貌

舒緩貌

舒緩貌

也

舒緩貌

感我悅

舒緩貌

舒緩貌

舒緩貌

也

舒緩貌

感我悅

舒緩貌

舒緩貌

舒緩貌

也

舒緩貌

感我悅

舒緩貌

舒緩貌

舒緩貌

也

舒緩貌

感我悅

舒緩貌

舒緩貌

舒緩貌

也

舒緩貌

感我悅

舒緩貌

舒緩貌

舒緩貌

也

舒緩貌

感我悅

舒緩貌

舒緩貌

舒緩貌

也

舒緩貌

感我悅

舒緩貌

舒緩貌

舒緩貌

也

舒緩貌

感我悅

舒緩貌

舒緩貌

舒緩貌

也

舒緩貌

感我悅

舒緩貌

舒緩貌

舒緩貌

來母動我之悅母驚我之尤必甚言其不能相及也
斯言非必出於女子之口詩人特其凜然不可犯之意蓋可見矣此詩大旨全在末章若無此三言則意蓋可見矣此詩大旨全在末章若無此三言則意蓋可見矣此詩大旨全在末章若無此三言則意蓋可見矣

野有死麋三章一章四句一章三句
前二章與

俗舊染之汚也後一章女子責言之行新氏之化也輯錄通釋曰召南有此詩亦猶周南有廣但漢廣則男女各得其正而行露死麋

何彼穠與容叶矣唐棣徒帝之華牙無胡曷不

肅雖玉姬之車新大反

與也穠盛也猶曰天戎也此與穠我通字義

衣尊貌從衣律詩作我二字不同唐棣核音也似白楊扶核樹大十

數圍即唐律也亦名核蕭敬離和也周王之女姬姓

故曰玉姬○玉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之盛如此而不

敢挾貴以驕其夫家故見其車者知其能敬且和以

執婦道於是作詩以美之曰何彼戎戎而敬乎乃唐

棣之華也此何不肅肅而敬離離而和乎乃玉姬之

車也此亦專以語相呼應而為與也曷不猶云豈不

嚴氏曰玉姬不可見維見其此乃武王以後之詩不

可見矣召南詩皆道文王時事於此類無有也或成

皆不可考但合甘棠穠李二詩觀之可見二南本於文王之化而未必皆於文王之時也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叶反

興也李木名華白實可食舊說平正也武王女文王

孫適齊侯之子輯錄孔氏曰文謚之正名也無者則

上如書稱寧王也皇甫謐曰武王五男一女元女妻

齊公王雖宜為廢今何得適齊侯之子或以尊故命

為廢或曰平王即平王宜曰齊侯即襄公諸兒事見

春秋莊公九年審如或說則此詩當為王風矣但王

莊公元年冬時莊王十四年也王姬歸于齊歸襄公也

與男女二人也此其地與與終○以桃李二物

○其釣維何維絲伊緜齊侯之子平王之孫叶反

興也伊亦維也緜綸也絲之合而為綸猶男女之合

而為昏也

何彼穠矣三章章四句首章專美王姬二章并美

也錄語錄問何彼穠矣何以錄於召南曰也是有

定要分箇正經及變詩也自難考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叶音

賦也茁生出壯盛之貌葭蘆也亦名葦輯錄葭蘆葦

中必疊雙也子虛賦云矢不疊雙騶虞獸名白虎黑文不

食生物者也輯錄呼雅云騶虞尾象於身西方之獸

則應○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脩身齊家以治其國

而其仁民之餘恩又有以及於庶類故其音日之際

草木之茂禽獸之多至於如此而詩人述其事以美之且勤之曰此其仁心自然不由勉強此字其字皆指諸侯言是即其所謂騶虞矣諸侯以文王之德為德故有物田獵之際見動植之蕃庶無因以贊詠文王仁澤之所及而非指田獵之事為仁也呂氏曰彼茁者蔭記蒐田之時一發五祀獸之多也庶類繁殖而恩足以及禽獸者皆可見矣

○彼茁者蓬壹發五豝亦小豝也釋義解頤曰于嗟賦也蓬壹發五豝亦小豝也騶虞之詩與于嗟

賦也蓬壹發五豝亦小豝也騶虞之詩與于嗟賦中無以異而彼以為興此以為賦者于嗟騶虞此賦中之比也公子之仁無以異於騶虞所以見家道之成諸侯之仁無以異於騶虞所以見王道之成

騶虞二章章三句
文王之化始於關雎而至於麟趾則其他之入

人者深矣形於鵲巢而及於騶虞反覆則其澤之及物者廣矣

者深騶虞言鳥獸草木之繁盛故曰及物者廣又可兼乎人也又按麟趾騶虞皆不以物為端而人以人為端然麟趾是因公子之仁而見文王蓋王之仁騶虞因諸侯之仁而見文王之仁耳蓋

意誠心正之功不息而久則其熏蒸透徹融液

周徧自有不能已者非智力之私所能及也其道而天下化成此然不已之效也

虞為鵲巢之應而見王道之成其必有所傳矣諸侯身備家齊之效即文王身備家齊之效也

王道成非諸侯使然諸侯之德如此則王道之

或可
見矣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有七十七句

愚按鵲巢於采蘋言夫人大夫妻以見當時

國君大夫被文王之化而能脩身以正其家

也此因南國之俗甘棠以下又見由方伯能

布文王之化而國君能脩之家以及其國也

此以著明召伯之功而因以見文王之化輯

錫輔氏曰二南之詩於文王齊家之事則見

之矣至於備身之事則未嘗及也今乃謂所

言皆備身齊家之事何也曰身者家之本也

聖人之化未有不本於身者文王之化自其

內及外如此則其備身之事固在其中矣其

詞雖無及於文王者然文王明德新民之功

至是而其所施者溥矣抑所謂其民皞皞而

不知為之者也增釋皞皞廣唯何彼穠矣之

詩為不可曉當闕所疑耳說見前篇○今按

時世先後論甘棠以下若有可言蓋行露死

庸召伯之初政也羔羊殷雷標梅小星江記

當與鵲巢同時化成之日也至甘棠則去召

伯已遠何彼穠矣則去文王太奴又遠宜為

後來之詩矣爾解頤曰南方之諸侯固非

一國也而國君之夫人有鵲巢之德大夫之

妻有采蘋之敬之乎朝廷者無不節儉而正

直處乎閨門者無不專靜而純一為嫡妻者

有逮下之仁為媵妾者有安分之義雖里巷

僻遠之處民庶微賤之家而其女子之賢猶

以貞信而自守無強暴之相陵則推而上之

從可知也積而至於仁如騶虞則王道成矣

先儒所謂舉一世而言固無一人之不仁舉

一人而言又無一事之不仁者惟此時為然

是雖文王意誠心正之功而召○周南召南

伯循行宣布之力亦不可認矣

二國凡二十五篇先儒以為正風今姑從之

○孔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葉氏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儀禮

不然猶正牆面隔礙而不可通行也

鄉飲酒鄉射燕禮皆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

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合樂者謂樂與樂皆作鄉飲酒禮歌關

惟樂鵲巢歌葛覃樂采芣歌卷耳樂采蘋今按關雎鵲巢婦德之全也葛覃活葛未繁親

蠶婦織之備也卷耳思君子采蘋供祀事禮道之最重者也故相配用之草蟲與卷耳同

不重出耳但孔疏謂采蘋本在草蟲前孔子以後始倒置又或謂草蟲有憂心之語是以

不同未詳燕禮又有房中之樂鄭氏注曰弦

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鍾磬被之琴瑟而歌以合之

云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

多書夫婦男子之正閨門之內尤當細誦取法者也○曾釋許氏曰二南王后國君夫

人房中之樂歌也關雎言后妃之德葛覃言后妃之織卷耳言后妃之志鵲巢言國君夫

人之德采芣言國君夫人不失職采蘋言卿大夫之妻能備其法度夫婦之道生民之本

王政之端此六篇者其教之原也故國君與其臣下及四方之賓燕用之合樂也○

程子曰天下之治正家為先天下之家正則

天下治矣二南正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

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國

至於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於委巷莫不謳

吟諷誦所以風化天下孔子謂伯魚至此皆言二南之用但於孔

子之說見二南切於學者之日用於儀禮則見其用於鄉飲酒用於鄉射用於燕享而不

見用之之故於鄉射之說則見所謂用之之說○增釋讀二南之詩當先以程子之說

通疏義卷之一畢
孔子之言三百篇之旨皆可得矣

通疏義卷之一畢



